皇清経解

日七12
478
55

V78
55

春秋說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寅大
雨雪伯姬卒何不言大夫喪
伯姬公子而不言大夫命婦
之貴賤大夫喪其大夫卒
二十有六年夏許男新臣卒
公羊傳曰不名卒此其名
何也不名卒者賤也

仁
478
55

閱覽室 12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執一作視

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左氏無傳

公羊傳何以不名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救節及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爲得其罪君死乎位曰滅昌爲不言其滅握上戎侵曹無滅文爲曹羈諱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僖公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四年夏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屏營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五年夏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夷吾晉侯殺里克以說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計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

而人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昌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昌爲不言惠公之人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踊猶隊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文公惠公出奔齊小白入于齊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故出入渾皆不書則昌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晉國以殺皇界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界上之殺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吾曰是又將殺戎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左傳十年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吕甥郤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服虔注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有隙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將黶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歜之亂來告

二十有五年夏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公羊傳何以不名宋當闕疑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二十八年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衛侯使賂周歜冶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歜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厪辭卿

公羊傳衛侯未至稱歸在下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卽元咺所立瑕立而自秉國權專及臯也趙匡曰公子瑕卽元咺所立瑕立而自秉國權故其殺也反在元咺之下以咺臯重于瑕也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掌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狐偃子射姑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

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壅且闇且壅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之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七年夏四月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爲司寇華元之父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之弟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辜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辜也

八年冬十月宋殺其大夫司馬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

來奔 經書宋司城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　故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荀得田于董陰七年晉滅秦師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　故其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謝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

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荀得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辜也鄭父累也

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子西宜申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

宣公

九年冬十月陳殺其大夫泄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辠也泄冶之無辠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或衣其衣或裹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有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皇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十二年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焉病討貳陳貳于楚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故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辠無所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成公

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事在五年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辭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殺其大夫山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澤乃公孫壽之孫）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言皆其族也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
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
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襄公
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人討陳叛故曰
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
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夏書曰成允成功
十有九年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
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溼一作燮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侯出其世子光而立其少子牙使
高厚傅之齊侯疾病崔杼逆光而立

之光殺牙奸殺高厚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事在十年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當皐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
鄭殺其大夫專也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燮莊公子之晉者欲背楚蔡
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文侯之父莊公
也名甲午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文侯卒
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
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夏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追舒未益豫而有馬數十乘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
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辠也王曰令尹之不
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
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竟
三日棄疾請尸玉許之既葬遂縱而死二慶事見第一卷
穀梁傳稱國以殺皐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皐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捨
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君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餓而已不
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

甯喜言甯喜許之　二十六年二月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甲午衛侯入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喜與穀皆大夫書甯喜一人而已右宰穀從人者也禹貢杜預謂穀不足書非卿也失之　君者甯喜不書弒君納

公羊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出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臯臯之者惡獻公也

昭公

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王正月楚殺其大夫屈申　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去其族　傷疾作而不果黑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　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哀公有癘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而立留哀公稔
勝懇之楚留奔鄭公子招歸皐于公子過而殺之

十有二年五月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有四年冬莒殺其公

子意恢熊一作虔一作然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經作懷誤熊
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熊也

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郠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
公之弟庚輿輿一作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輿郠公
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
莒公子意恢郠公奔齊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

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言
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
義異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楚殺其大夫郠宛

左傳郠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郠宛焉子常召鄢將
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郠氏且燔之子惡聞之郠宛遂自
殺也國人弗燔令尹炮之盡滅郠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其弟完及佗與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

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哀公

二年十有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吳滅唐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蔡遷于州來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鐏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盱經作霍

國殺大夫曷爲不稱名或云有舉稱名無舉不名非也陳殺泄冶楚殺郤宛皆無舉而稱名則稱名非君命則不名春秋兩下相殺也曷爲而譜於策乎言將自是弒君也子弒父臣弒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國有大夫君之股肱心膂未有股肱心膂既亡而元首得全者也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即位而襄王之姊爲宋襄公夫人乃昭公之祖母欲殺昭公而立公子鮑故先除昭公之黨於是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鄭公孫固八年冬戴氏之族又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而逐蕩意諸皆襄夫人使穆襄及戴族爲之必欲盡除昭公之黨而後已傳稱昭公欲去羣公子者蓋昭公亦欲去襄夫人及公子鮑之黨而力不能反爲其所噬遂至孤危

以瀕於死而公子鮑驟施于國又罔羅國之材人收恤桓以下之親上交六卿下結民心襄夫人以君祖母之尊王姬之貴而爲之奧主以助焉由是昭公之黨益孤公子鮑之黨益盛至十六年遂弒昭公而鮑立是爲文公蓋履霜馴至于堅冰宋之亂歷十年而後成故非君命而擅殺大夫不得比于雨下稱殺言將自是弒君也獨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見國史無聞焉爾陳殺泄冶泄冶以諫死春秋無褒辭有說乎曰有說羣言淆亂衷諸聖孔子嘗稱蘧伯玉及晏平仲矣晏平仲之仕於齊也當莊公之時公數溺於崔氏未聞晏子有諫言及莊公之弒也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臯也乎哉吾亡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說者謂晏子創爲此論不可以訓而蘧伯玉之仕于衛也當獻公之時孫林父欲出其君而告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由是林父出獻公而立公孫剽及甯喜欲弒剽而納獻公又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然則莊公之難而平仲不死獻公之出而伯玉不從難則死之出則從之皆其私暱也然晏子哭莊公而以尸枕其股盟崔慶而臨歃易其辭凜凜然有風烈焉而伯玉之飄然事外君之出入絶不與聞兩人易地則皆然也非所謂邦無道可以卷而懷之者乎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而盛稱蘧伯玉爲君子後之學者或不滿乎

仲莫敢輕議伯玉假令伯玉而仕于陳靈公之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各衷其袒服而於朝相戲將直言以諫乎抑默無一言乎吾知伯玉當是時必卷而懷之奉身而退矣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春秋從君殺大夫之例而無褒辭者以其未聞君子之道也雖然泄冶以諫死不可以不書後世殺諫臣者尚其鑒諸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與文七年八年宋殺其大夫皆非君命兩下相殺宋殺其大夫不名昌爲莒殺其公子獨稱名且宋殺大夫將以弒君莒殺公子將以出君而一名一不名其義安在宋之大夫死君難者前後六人矣公孫固公孫鄭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司城蕩意諸昭公孤且危猶得爲寄生之君十年在位實六人扶持之力居多莒公子意恢與蒲餘侯茲夫交惡茲夫殺意恢出郊公而迎立庚輿直反覆手耳且郊公居喪不哀國人弗順昭公無道傳無實蹟君子讀春秋而悲之故春秋旌宋大夫而不名貴節義之臣也若意恢者碌碌無能居其國不足爲重輕又焉足貴哉或曰宋稱人者衆辭莒不恢而已　宋莒殺大夫公子皆非君命昌爲宋獨稱人言此殺大夫之人卽他日弒君之人也故春秋三書人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有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文十六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之死君難也昌爲不從三大夫之例而書孔父仇牧荀息或者意諸可以死可以無死故略之歟曰否不然宋司城來奔見于前矣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也且經書其來傳言其復何略之有春秋一書不再書皆類此文八年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公以其官逆之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莊三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殺御寇猶莒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衆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其後遂篡有齊國故齊史紀之特詳陳史殘闕莫知御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誤舍傳從經可也　史記謂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僖十二年陳宣公卒款立在位十六年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然以御寇爲宣公太子則不能無疑闕之可也　杜預背經據傳曲爲之說妄矣三傳經文皆同似非經誤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太子經書公子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見第一卷

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耶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野鄙也遷鄭都于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　鄶有叔詹堵叔師叔疑卽叔詹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公羊作瞻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疑卽叔詹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則逃來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

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僖公

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左傳見前

公羊傳濤塗之辠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瀕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瀕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日澤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辠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喙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辠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緝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

矣

十有九年春王王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繒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繒子用之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春秋諸見執者皆不名昌爲嬰齊獨名或曰有舉故名嬰齊之舉奈何齊桓之霸三十有七年而滕未嘗一與衣裳之會惟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滕子與焉以後無聞是其舉也愚謂滕鄰于宋而役于宋故宋仲幾以滕薛邾爲我役薛不服而與之爭滕固願爲之役矣國小而微且常隨宋故不列會盟何舉之有如以此舉之而稱名則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其舉尤大昌爲不名然則嬰齊獨名者蓋賤之歟趙匡謂諸侯被執失地則名嬰齊未嘗失地昌爲而亦名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卽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鄰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卽其鼻以衈社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諸侯會宋公于盂（穀梁作雩公羊作霍）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傳執執之楚子執之昌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傳以重辭也

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八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晉侯圍曹三日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畀賜也謂以曹衛之田賜宋人杜預乃云執諸侯以與宋如其然則經當書執曹伯以畀宋禹爲而書畀宋人乎）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辠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辠言也（不信國史而以意說杜頊據以注左傳失之）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此本師傳其言甚正）畀與也其曰入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左傳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皐已定矣歸于者皐未定也皐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歸之者決絕之辭）皐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

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臯定不定未可知也衞侯之臯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衞侯得反曰叔武纂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臯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衞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衞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據晉侯入曹執曹伯）不外王命於衞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文公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公穀膜信之吾所不取）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臯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侯許之又執子叔姬

成公

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路會于鄧故晉人執之）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

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之
謀三月子如 班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
奔許五月晉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十三年夏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
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
子欣時 公羊作喜時卽子臧 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十五年春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歸
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

某侯不然則否 十六年傳曹人請于晉曰若有辱則君列諸會矣十五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
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
在晉侯也
十有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通于穆姜 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宣伯使告
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
已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 宣伯
孟獻子 留守 僑如 時行父從公在晉 我鼷鼠也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康成注禮引之仁作人曰在招王悌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辜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焉公存也

襄公

十有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懾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凡解行人者皆無辜也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瀆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前年邾人伐魯穀梁傳行人者擊國之辭也

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晉人執邾子

左傳十七年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

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督揚卽祝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諱也吳爲齊諱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齊君而齊殺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不與楚討也春秋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八年夏四月楚人執行人于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皐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皐不在行人也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詠君之子不立非怒也子也不君靈公則昌爲不成其子詠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皐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執陳公子招　惡楚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執之于平丘之會以邾之想也詳見左傳　意如公羊作行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婼公羊作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道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想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朱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士彌牟

年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公羊傳仲幾之辜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大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絳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貳禍孰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臧僖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卽沙也齊侯衛侯盟于沙以叛晉

哀公

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蒐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鬷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孟子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于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皐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天心而已當乎天理合乎天心此士師執之之義也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吾亦謂春秋無義執其執也或以利而執晉人執虞公利其土地也或以誘而執或以憾而執或以讒而執或來朝而執或同盟而執皆大執小强執弱鷙蟲攫搏惟力是視及其甚也齊人一執天子之使一執國君之母則又無忌憚之尤者或執而用之于社或執而用之于防不祥莫大焉吾故曰春秋無義戰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周禮士之八成二曰邦賊若負芻者邦之賊也晉侯執之義也然不能聲其罪而討之以邦成幣之且執而戮之乃

以其役之勞因其來會于戚既與之盟而復執之此仍誘而執之者也誘而執之俾曹人得以無皐爲辭故曹伯終歸其國穀梁子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似謂侯不應執伯誤矣執之誠當乎天理合乎天心雖公侯皆可執也否則匹夫猶不可執而況伯子男哉且有所受之者爲伯討也所受之者非伯討晉之策命爲伯久已受之天王矣而不能行天討則安得假伯討之名故春秋稱爵以譏之譏非貶也蓋於褒之中寓譏之意焉不然晉文執衛侯殺叔武晉文執之曷爲貶稱人叔武臣也衛侯君也君殺臣其皐小未若曹伯之皐大且以元咺之訴而執其君尤亂君臣之義故春秋貶文公而不貶厲公豈非彼善於此乎定元年晉人執朱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歟抑無所受之歟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皐旦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皐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然則孰可以執之爲士師則可以執之晉士伯不告于天子之士師而專執之則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若是則可謂伯討歟曹詩候人刺其公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故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以此數其皐而執之豈非伯討乎曰否不然晉文之出亡也自衛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

浴設微薄而觀之晉侯入曹誅覩狀也以其無禮於我而執之特假乘軒三百以爲問臯之師故曰五霸假之也齊桓嘗假之以合諸侯矣故一執鄭詹再執袁濤塗雖非義執然終其身未嘗執諸侯則是天威咫尺猶有顧忌之心焉故君子以爲近正晉文全無顧忌一執曹伯再執衛侯皆非有所受之者也蓋其得國也遲日暮塗遠倒行逆施時無王者孰能禁之故書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一伐一侵兩稱其爵言之重辭之複但見其惡未見其美也故曰譎而不正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僖二十八年亦當書晉侯執曹伯歸于宋昌爲不書歸而書畀又曰畀宋人畀者賜也以曹伯賜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也且傳有明文矣傳曰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是曹宋人者曹衞之田也晉語亦云以曹田衞田賜宋人經不書田言畀則田可知說者謂執曹伯以畀宋失之矣以物與人謂之畀畀舉也說文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今作恚其音同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則畀訓爲舉明甚畀宋人者謂舉以與之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操猶舉也書猶契也言獻田宅者舉其契以致之也舉以致之之爲畀故言畀則田可知杜預注左傳乃引公穀之說以汨之不可以不辨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執之何臯畀之何功非薄於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其情見乎辭矣春秋屬辭兩兩相對曹對宋伯對人執對畀若增一字便不成辭或謂有闕文是不知比事屬辭者也

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爲或作歸之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臯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臯未定也一

說歸之于者綴辭歸于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於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而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以獄成告於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卿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皋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於王也或曰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是楚儼然京師矣故春秋直書之以皋晉曰否不然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君反其國曰歸臣反其國亦曰歸歸于楚歸于京師各據實而書說者謂以此皋晉其不然乎戎蠻子赤窮而奔晉晉不能容而仍歸于楚是時晉有范中行之亂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晉將分裂爲三春秋一變而成戰國矣君子讀春秋可以觀世變焉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一終

嘉應生員邱猊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二

學海堂

春秋說

會盟

吳惠學士士奇著

古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王合諸侯者時見無常期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施天下之政說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由是發四方之禁南盟是也殷見者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四方盡朝朝畢爲壇三成四門南鄉見諸侯以命政於是擯而進之各以其等公在上侯伯中子男在下皆伯帥之以見于王猶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畢公帥東方其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夏禹一會諸侯于塗山再會諸侯于會稽皆巡守也及其衰則帝癸會諸侯于仍而

商興商侯履會諸侯于景亳商滅周興誓于孟津蒐于岐陽朝于酆宮會于塗山蓋王合諸侯其略如此伯合諸侯蓋始於五霸莫盛於齊桓之召陵晉文之踐土所謂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其禮不見於春秋而楚子合諸侯于申也宋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此十二禮者皆伯合諸侯之禮當時所未見後世亦不傳情乎自周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平王東遷周室夷于列國天子不巡守久矣徒存天王之號實不能復會諸侯故王合諸侯之禮亦廢闕不講儒者莫能言各以意說惟襄王二十年當魯僖公二十八年王會諸侯于河陽蓋百餘年莫能行之禮而一旦毅然行之皆晉文之力學者以爲疑愚謂周頌巡守有殷而祀四嶽河海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然則河嶽乃天王巡守之地故穀梁子曰溫河陽也言溫小謂侯言河陽大天子左氏亦云非其地者言溫非巡守之地巡守必于河嶽故大其辭曰河陽然不書會諸侯而書守何也守謂巡守言守則會諸侯可知王會諸侯惟巡守或有事而會雖非巡守亦行巡守之禮焉而穀梁子謂諱會天王則似不然吾聞君與臣會矣未聞臣會君吾聞王會諸侯矣未聞諸侯會王也曷爲而君與臣會見尚書大傳周官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故禮公侯卿會公侯數矣其禮亦如君會臣則君不爲卑臣豈爲伉哉春秋河陽之守猶岐陽之蒐王會諸侯

惟此一見而已學者疑之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按文元年晉襄
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
預謂晉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春秋一
會盟之天下也而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荀子亦云然
以爲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于
是乎有盟盟之禮其來尚矣周禮有司盟及詛祝之官司盟掌
盟載之儀凡邦國有疑句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古者大會同
乃盟謂之大盟約大司寇涖之而登于天府非大會同而盟是
爲屢盟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詛祝之官掌盟詛之祈號
作盟詛之載辭而詛其不信者故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王
會諸侯而盟則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贊牛耳桃茢尸盟者割牛耳取血珠槃盛之栖以桃茢戎右執
而助焉及歃血則傳玉敦授當歃者北面詔明神明神者虞之
六宗周之方明也殷大甲元年初祀方明方明者六宗之位設六玉及六
色象上下四方之神尊而宗之故曰六宗古盟禮已亡略見覲
禮虞禮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雖皆
不言盟而臨之以上帝莅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所謂盟詛不及
三王者以其無忠信誠慤之心徒爲固結之術屢盟以瀆鬼神
則春秋之所惡焉爾遂謂古者不盟豈其然乎春秋之始惟離
會及參盟而已莫適爲主故曰相命及齊桓起而糾合諸侯遂
爲盟主而有同盟之名諸侯始而疑既而疑信參半久之乃信
故莊十六年幽之盟公雖會而不言公（據左穀二傳經文）疑之也及二

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始稱公會（穀經文同左傳似誤）于是陳鄭服而天下皆信之矣十三年北杏之會皆諸侯也曷爲皆稱人（穀梁經二傳誤爲齊侯貶曷爲貶十二年宋萬弒閔公齊桓長養邦賊不一與師坐視宋亂使萬佚奔陳及十三年始會于北杏以安定之故北杏之會宋人雖至而份背焉齊桓不反求諸己至十四年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故一伐一會皆貶稱人春秋會盟未有言其故者獨桓二年稷之會曰成宋亂襄三十年澶淵之會曰宋災故惡有名而無情也成宋亂者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周官有明文矣稷之會名爲成宋亂而實不能成澶淵之會名爲恤宋災而實不能恤故春秋特書以尤之說者謂是年蔡亂大（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宋災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十二國大夫不討蔡亂而恤宋災此之謂不知務故春秋明言其故以示譏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周官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弔禮哀禍裁（如宋大水）以禬禮哀圍敗（如宋災）以恤禮哀寇亂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禍禬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司巫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誄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通財（如歸粟於蔡）鄉師以歲時巡國中及野而賙萬民之藪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蓋先王救災之政至詳且悉如此宋大災者卽所謂邦國之大裁先是鬼哭于廟鳥鳴于社皆曰譆譆及火妖作而禍及宋君之母一國有憂四方震

動天患莫大焉孰謂宋災之爲小哉邦國則有通財之義鄰阨則有賙委之施禍災則有哀弔之典十二國大夫致禭以補宋哉既而無歸於宋且不以王命施惠大夫而擅作福之權故擅淵之會皆卿也而稱人以貶之是則皆然愚猶有說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家以之齊國以之治魯有文姜哀姜穆姜不貞不潔難由內作國幾喪亡故春秋婦人之節不可以不旌也伯姬少有淑德三國爭媵媵不書而春秋特爲伯姬而備書之豈非以其賢乎故生則詳其歸死則錄其葬十二國之大夫奔走澶淵若曰爾財可復死者不可復生矣蓋伯姬賢名素聞乎隣國及其死於火也足以震驚十二國之諸侯故曰伯姬播而諸侯憚憚者敬其節痛其災弔其喪會其葬春秋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存焉若夫長養弒君之賊春秋之霸主皆然矣襄十四年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是時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而立公孫剽晉悼用荀偃之邪謀不討孫甯而納衛獻公乃反會于戚而謀定剽位宋有大災十二國同恤而賻補之禮也春秋惡無禮乃因其行禮而顧刺之有是理乎且晉悼賢君尚不能討出君之孫甯澶淵之大夫又焉能討蔡殺戮彼之不譏而此之是刺其慎甚矣吾故曰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然則晉悼果可謂之賢君歟愚謂晉悼非大有爲之君而晉厲亦非無道之主是時晉六卿強大都耦國號爲六將軍厲公欲盡去之而立其左右以張公室然左右非其人厲公亦無知人之明不殺欒書而反殺郤至以故身弒而無後于晉及悼公

立而懲厲公之禍由是敬禮六卿委任而責成之時稱其賢以爲復霸而大夫益張晉之公室益卑數傳而分爲三晉實自悼公始平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莊公名克字儀父春秋褒之盟曷爲不稱爵而稱字蓋附庸之君未爵命故不稱爵未爵命曷爲不稱人稱人則嫌與微者盟稱字則知其爲未爵命之君也莊十三年北杏之會魯人未往邾人先至蓋齊桓請于王而爵命之矣既爵命曷爲不稱子宋陳蔡三國之君皆稱人邾安得獨稱子何以知其既爵命也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以此知之趙匡謂儀父乃邾子名曷爲一人兩名哉春秋會盟始于姑蔑終于黃池蓋楚合秦以敵晉晉亦合吳以敵楚其後吳楚皆主盟中夏會諸侯而尊天王故春秋皆進之而稱子獨秦伯未嘗一與中夏會盟惟翟泉及溫兩書秦人皆非秦伯然齊桓不能聯秦善而晉文能合齊秦故齊之强不如晉齊霸及身而已晉霸百有餘年雖由人事亦有天道焉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文武之深仁厚澤猶在人心也王巾夏者必文武之子孫故魯未嘗稽首於齊而獨稽首於晉蓋以事其主者事盟主矣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至晉平而猶然況在文襄公世乎齊桓之霸也諸侯官受方物楚雖負固猶貢縮于周獨秦未聞以一縷一蹄獻於天子故春秋狄秦以其不與中夏會盟而有跋扈不臣之跡及其卒也皆不名其卒不赴于王故不名然則昌爲營稻獨名康公名營穆公子其公名稻康公子晉文之納襄王也秦穆先師于河上及

城濮之戰秦師與有功焉春秋以其殺三良而徇葬故任好之卒不志獨志營稻之卒而稱名以其嘗有功于中夏也且秦惟營稻赴于王故名定四年諸侯盟于皐鼬衛子魚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且云藏在周府則大司寇所涖之盟書登于天府者此王會諸侯之禮也故先同姓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王會諸侯而盟是爲宗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武是時衛侯出奔楚故令其母弟叔武受盟從諸侯在喪之例而稱子序于鄭後莒前此伯會諸侯之禮也王會諸侯則稱名伯會諸侯則稱爵稱名則以同姓爲先稱爵則以大小爲次春秋皆伯會諸侯而無王會諸侯之禮其禮獨見于踐土之載書藏在周府人所不見左傳備載之以爲一代大典後之學者詳焉襄三年盟于雞澤齊世子光序於莒邾下其後會于戚盟于戲會于祖皆然至十年秋公會諸侯伐鄭齊世子光猶在莒邾下也稍進在滕薛上其後復伐鄭及會于蕭魚不特越滕薛而上之直進在莒邾上同一世子也上下無常進退無恆其義安在周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本侯下一等則列于伯世子光前在莒邾下者未誓于天子也後在莒邾上者已誓于天子也孰請于天子而誓之晉悼請之曷爲晉悼請之齊世子光三從諸侯伐鄭故晉悼請于天子而誓之案十九年傳齊靈欲廢光而立其妾子牙牙母仲子曰不可光之

立也列於諸侯矣未嘗于天子安得列於諸侯哉公羊不信國史亦不信周官惟篤信其師之說其師之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失者常多乃云齊侯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其不然乎會盟之先後盟主序之齊侯焉能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紀事學者不明周禮焉識春秋俗儒說春秋以爲盟以結信尊者不與方嶽之盟殷同之盟皆諸侯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何況尊者愚謂民無信不立與國人交止于信故盟以結之上下同焉曷爲爲王尊者不與平周禮不從而顧從俗說異哉吳語黃池之會晉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然則春秋狄秦信矣不與會盟不入貢獻視楚爲尤甚焉董褐復命亦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憂禮世不續然則吳之先世修朝聘後不續終故黃池之會去滑名而行禮蓋吳楚僭王猶漢尉佗僭帝其聘于天子也仍稱臣其卒而赴于天子也仍稱名獨秦伯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學者徒狄吳楚而不狄秦異乎吾所聞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傳
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莫
知所在當考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經不書宋非闕也齊
衛鄭盟于宋地故不
書
宋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于齊齊
作公亦與盟公羊經
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
修桓公之好也啖助曰凡盟會稱人皆不命卿也是年盟
于齊經書會傳稱陳穆公宣十二年盟于
清丘傳稱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然則
諸侯及命卿皆稱人啖助之說妄甚

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
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
序齊人是也以地者地主必與盟則盟亦不序桓十一年齊人
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不序宋人是也惡曹地闕何以
知其爲宋地以傳知之襄九年冬諸侯盟于戲戲鄭地鄭同盟
而不序鄭十一年亳城蕭魚皆鄭地
一盟一會鄭皆與而不序二十五年秋諸侯盟于重
丘重丘齊地齊同盟而不序齊推此類而參觀之則地主不序
非獨惡曹之盟且傳有明文矣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蓋三國盟于宋地則宋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昌爲
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
闕乎孔疏乃謂經闕宋傳先舉經之所有而以闕者補之故後
言宋耳不能辨明更益其妄矣或云惡曹之盟即去年冬來戰

于郎之三國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戰稱爵盟稱人則又何說或云奪爵示貶不貶於戰而貶於盟傳無實事學者好爲異說若此且奪爵示貶則必稱爵示褒來戰于郎何褒之有然則前戰于魯後盟于宋乃兩事非一事也說者又見僖十九年齊之盟楚人在列以爲楚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故經不言公會而以鄭列楚下蓋深辠之如其然則僖四年召陵之會屈完在列獨非楚人哉春秋亦當深辠之且推而遠之擯而斥之然後可昌爲不加擯斥而稱來盟未嘗推而遠一若引而近後之人且以齊桓召陵之盟爲最盛乎傳言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盟于齊國陳爲主盟則齊桓之德陳蔡懷之楚人亦服之桓德遠矣故孟子稱五霸獨盛齊桓則是盟也春秋善之何辠之有焉春秋善之昌爲稱人人楚鄭不可不人陳蔡也且言齊桓之德雖沒世而猶在於人則春秋善之益信稱會而不言公者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鄭成也公實與而不言公豈深辠之哉束三傳于高閣而獨倡游言此春秋之辠人也夫

文公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

左傳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謂所會之人不序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朱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于扈尋新城之盟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且謀伐齊也十四年齊商人弒其君且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國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十六年宋弒昭公是年春晉衛陳鄭伐宋立文公而還然則平宋者與宋平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公羊傳七年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故也以目通指

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指

曰晉此公羊不知諸侯何國大夫何人并不知何故而盟于扈直以意說而已

穀梁傳七年其曰諸侯略之也

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兩盟十會皆不序諸侯而七年盟于扈者諸侯則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七國之君而會之者文公也大夫則晉卿趙盾曷爲諸侯皆不序大夫亦不名先是六年秋晉襄公卒靈公幼趙盾當國欲立長君而召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其徒衛以送之晉而襄公夫人穆嬴者靈公之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且抱以適趙氏而以大義責之趙盾與諸大夫皆畏偪遂立靈公而敗秦師于令狐靈公既立而會諸侯于扈晉趙盾因以盟主之命號召諸侯而諸侯皆至東諸侯之國齊爲大亦望風恐後以爲盟主新立莫敢偃蹇不恭趙盾遂以晉卿主盟而總領八國則文襄之霸可謂盛矣雖然晉霸之盛見於此晉霸之衰亦萌於此前此未有以大夫而涖

諸侯之盟者文二年垂隴之盟魯大夫穆伯與晉司空士穀會宋陳鄭三國之君討衛故士穀書名傳云堪其事者謂能堪討衛之事而衛遂請成非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也大夫而涖諸侯之盟實自文七年扈之盟始故諸侯不序以示譏大夫不名以示貶然則十四年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至是時齊昭公卒故齊不至餘皆七年盟于扈之諸侯而涖盟者亦趙盾也曷爲諸侯序而大夫名春秋之義慎其終必先謹其始文七年扈之盟政在大夫之始也猶履霜而馴至于堅冰故自文十四年盟于新城之後至宣二年凡歷六年而趙盾遂弒靈公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先辨之于靈公初立之年一譏一貶春秋謹始之義其嚴若此十五年十七

年會盟于扈主之者皆靈公也前之盟齊弒其君諸侯討賊後之會宋弒其君欲討宋而反與之平實皆趙盾主其事人皆謂晉靈公不君我獨謂晉趙盾不臣故前後會盟雖靈公主之諸侯皆不序與文七年扈之盟等豈非晉霸之衰萌於此哉公羊不知事之始終本末乃云諸侯不肯與公盟耻晉大夫使與公盟是時晉霸猶盛趙盾爲政諸侯畏之以爲夏日之日赫赫炎炎焉敢耻而指使之乎穀梁謂諸侯不序者略之略之者其辭讓之者其義以爲無關於天下之故也故讓之晉霸盛衰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故略之以爲有關七年扈之盟其辭雖略其義甚嚴後之學者宜三復焉左氏謂不書所會者公後至故文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

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所以謝不敏也左氏略於義而詳於事愚既明其義於前仍列其事於後云

侵伐圍救春秋以齊晉二霸爲始終

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于是救無辜伐有辠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罪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猶者曰侵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其說孰是曰皆是也鍾鼓言其器也精猶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殿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掩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而冠履倒置夷夏不分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焉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于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鄭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鄰于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得辠于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宜公殺急子及壽子而立朔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

子黜牟似請命于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黜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曷爲獨救黜牟明黜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于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皐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王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黜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伐衛所以納朔也曷爲不言納五國伐衛而朔入于衛非納而何不言納者莊公在焉諱國惡也（啖助駁殺梁傳匡駁公羊其說皆鄙曲故不復辨）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黜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黜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黜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黜牟付王人云爾黜牟立于桓十六年放于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剝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于冊（踐土之盟書衛子）曷爲獨闕黜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君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起而從王者君子恥之故諱之中國皆戎翟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于莊終于僖晉之霸始于僖終于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于鄧始懼楚也當楚熊通之三十一年楚始强熊通曰我甚武遂自立爲武王蔡侯懼之

故與鄭伯會謀于鄧桓八年當楚熊通之三十七年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敗之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于楚熊通在位五十一年卒當魯莊之四年其子熊貲立是爲文王熊貲六年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于莘先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及莊之十四年十六年滅息滅鄧皆不書獨十年一書荆敗蔡十四年再書荆入蔡者蓋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故謹而書之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于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二十八年荆復伐鄭當楚成王時楚有令尹子元之難故楚師夜遁而還至三十年楚殺子元而令尹子文當國於是楚難紓而子文能恤其民楚國由是益盛矣僖元年荆始改號楚

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蓋自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惟十三年蔡人與于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于楚負楚之固而不服于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而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也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烏在其能帖荆哉我所謂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周書柔武篇曰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柔

武齊桓之帖荆也非所謂柔武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時戎翟並興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那徧也那徧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獨棄之哉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爲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戎翟豺狼人人之所同病也寘安酖毒不可懷諸夏親暱不可棄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則天下人人皆愛之矣齊侯來獻戎捷禮歟曰禮也左氏以爲非禮者言當獻于王不當獻于魯則書之曰來獻者尊宗國也古者致物于人通行曰饋尊之則曰獻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康成謂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內府則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八馬幣獻者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故言四方以別之然則獻者上下同名雖君賜臣爵亦曰獻祭統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爵不同而獻則同等夷相饋亦曰獻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推而至于獻鳥獻魚皆謂之獻祭禮獻尸獻賓獻祝獻佐食上自尸下至佐食皆曰獻故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孰謂諸侯不相獻哉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篇有山戎菽山戎東北夷菽以爲獻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恙與戎菽布之天下故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公羊子曰威我也威我者信二十一年

楚子伐宋使宜申來獻捷以示威旗獲而過我也（公羊莊三十一年傳當移授在僖二十一年）遂謂桓公之於魯亦然豈其然乎晉自桓八年曲沃伯滅翼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子獻公漸强大而當齊桓公時西與秦鄰結爲婚媾由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皆不書獨僖二年滅下陽乃書豈文告惟此及魯哉下陽者虞虢之塞也猶鄭虎牢虎牢城而鄭服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故書其後遂滅虞虢雖當齊桓之盛未嘗一與中夏會盟蓋齊桓能南合江黃而不能西聯秦晉秦晉亦無志于中夏而不與齊爭故齊桓北伐南侵未遑西略及齊桓没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衞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遂釋宋圍而敗楚師于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于齊桓以齊桓僅能帖荆而晉文遂能敗楚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自僖二十八年至文九年）及晉靈年少不君趙盾爲政范山言于楚子以爲北方可圖乃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其後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齊侯侵魯宋弒昭公謀伐齊而不克討宋皇而空還則諸侯之無能爲也然晉猶號爲盟主及楚莊興一侵鄭（宣三年）四伐鄭（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一圍鄭（十一年）而敗晉師于邲楚氛復熾而晉猶存盟主之名故宜十四年晉侯伐鄭告於諸侯示之以整蒐焉而還鄭人懼于是鄭伯如楚以謀晉然楚伐宋而晉不救以爲天方授楚未可違天則楚益橫而晉信無能爲矣及楚莊卒楚共立成六年七年楚再伐鄭晉亦兩救鄭成

三年晉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鄭初從晉後貳于楚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賂鄭求成故鄭叛晉於是晉厲伐鄭而敗楚于鄢陵與城濮之師後先輝映君子大晉厲之功亞于晉文焉說者謂厲公德薄而功多助之寡而畏之衆欲去晉之强家而張公室惑于欒書而殺郤至以故霸業不終惜哉是時晉敗楚而鄭仍不服蓋鄭受楚之賂懷楚之惠以爲楚其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不忍背之由是晉悼數與楚爭鄭凡五伐一侵襄元年伐鄭二年侵鄭九年十年再伐鄭十一年伐鄭是年九月復伐鄭而後行成納斥候禁侵掠蓋得鄭之難若此說者謂三駕功高悼公復霸而我獨謂悼公非大有爲之君者以其失政刑而大夫張也欒書弒厲公而立悼公則悼公實賴欒書而得立故書乃厲公之賊悼公之功臣其

子驟嬴有所恃而數違軍令襄十年陽陵之師厲違令而獨進十四年械林之役厲又違令而獨歸悼公以其父有立己之勳而曲護之皆置而不問不然魏絳戮揚干悼公怒而欲殺絳舅爲獨置侈汰之欒厲而若罔聞哉顚頡從亡之臣也以違令殺之而徇于師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悼公不能刑由是晉之六卿强而公室益弱晉政多門自悼公始悼之末年齊貳于晉其後遂伐晉取朝歌東諸侯齊爲大國獨先叛晉亦始于此及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晉不能救霸業衰焉而齊景公北伐燕南伐徐皆取賂而還莫之亢也則諸侯之無伯也夫雖然魯與宋衞猶事晉也初襄十四年咸之會晉人假羽旄於齊齊始貳至定四年召陵之會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亦貳說者謂晉

以此失諸侯其不然必矣此薄物細故何足以失諸侯政在家門乃晉失諸侯之本昔鷹公欲振作之而不能及惠公遂因仍之而不改淩夷至于平昭頃定公乘無人六卿交惡故宋猶事晉樂祁往聘立後而行貳我者不見討聘我者反見執而欲求諸侯之不我叛其可得乎定六年魯爲晉侵鄭而使季桓子獻鄭俘明鄭叛也齊衛盟于鹹又盟于瑣衛亦叛晉矣十一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也自是中夏無盟主晉霸終于此

隱公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伐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何大之也

春秋之例國曰滅人曰執虞公滅于晉曰執虞公凡伯執于戎曰伐凡伯滅國曰執皐之也曷爲執人而曰伐伐者伐有皐也凡伯無皐不稱伐稱伐則有皐明矣凡伯亦有皐歟曰然凡伯無皐不稱伐稱伐則有皐明矣凡伯之皐奈何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猶聘而問卿其事殊其禮一發幣于公卿者即聘禮問卿之幣也朝之日請有事于公卿猶聘之日請有事于大夫皆禮辭許明日乃行侯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幣皆及之下大夫嘗有玉帛之使者亦及之朝聘之明日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其幣則束帛四皮問訖復面謂之私面其幣則束錦乘馬凡幣之所及皆勞

不釋服而往謂賓來問卿卿卽往勞賓其不勞者唯幣之所不及者而已或卿大夫有故如疾病與哀慘不得親受幣則使爵同者攝行之如親受幣之禮而不拜焉於是卿大夫餽賓大牢米八筐老羣牛以致之上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士羣羊以致之又卿大夫於賓壹饗壹食饗有酬幣食有侑幣如有故不親行亦使爵同者以幣致之及賓將去又拜送曰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蓋聘禮敬賓若此則朝禮之於賓亦若此凡伯爲天子之老賓來不勞不餽不饗不食及賓去又不拜送故曰弗賓言不以賓禮禮之也列國賓至榮辱之事君臣同之凡伯弗賓大辱國矣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三人謂賓及介言敬則終吉弗敬則終凶弗賓者弗敬也戎能行禮而凡伯慢之焉能免於凶乎其見伐也宜哉然則春秋言伐者皆伐有罪歟曰否不然伐有罪者仁義之師也雖桓文不足以當之而況其下焉者乎我所以獨罪凡伯者猶逢蒙殺羿孟子不罪逢蒙而獨罪羿謂羿實自取之故曰凡伯亦有罪焉古者卿行旅從凡伯周之卿聘于魯而爲過賓于衛必有從行之旅伏戎于莽要而擊之故言伐公穀以爲言伐者大之其意謂凡伯天使也故諱言執而大言伐春秋紀實事執則言執伐則言伐何大之有且凡伯單伯皆天使也曷爲文十四年直書齊人執單伯而不爲之諱乎公穀既創爲言伐者大之之說遂以單伯爲魯大夫魯無單伯學者皆知之故不復辨左傳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如齊子叔姬公穀不知其事而以意說又公羊不知秦穆公名任好而以康公當爲穆公是不知其人而

以意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謂既知其事又知其人然後以我之意逆彼之志乃爲得之如不知其事與其人而徒以意逆未有不失者也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則又惑之甚者也

桓公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春秋書戰有戰期有戰地獨此期而不地公羊謂在魯穀梁謂在紀鄭康成從公羊兼取穀梁之說而破紀爲己言在魯也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此本春秋緯所云龍門之戰死者滿溝故破字以就其說且合二傳而爲一矣左氏謂不書所戰後也蓋先會而後戰既戰而公至未及所戰之地并未及所戰之期故追書其日而不地必非在魯抑在紀歟趙匡曰據經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明齊以三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而勝此本穀梁非臆說也春秋緯未足信當從穀梁然則一伐一救爲爲經不言伐亦不言救蓋齊與三國襲紀故不言伐魯鄭雖能救紀而紀終亡故不言救也何以知齊與三國襲紀以桓五年左傳知之齊僖與鄭莊嘗欲襲紀矣而託言朝紀人先告于魯而爲之備故不克至是齊與三國復襲紀紀人亦先告

魯魯與鄭亦託言會而往救紀非徒不克而反敗之蓋當日之事與情若此齊僖鄭莊本爲一黨及鄭突立而宋多責賂變爲仇讎齊與紀又世讎也由是宋黨於齊鄭黨於魯齊欲襲紀而宋助之魯欲救紀而鄭助之魯後其期而卒敗齊宋及衞燕之師者實鄭厲公之力然終不能救紀之亡故經不言救者以此喚趙春秋全無可取愚惟取此一條

僖公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穀經作敗秦師于殽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以歸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公穀正論

秦晉搆兵始于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

俗儒攻之
適見其妄

原者莊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殽而要秦于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有焉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爲亂於天下哉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二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三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齊衛結謀叛晉

定公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卽沙

齊衛聯兵伐晉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兩次皆伐晉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

五氏齊侯在卜過之過中牟龜焦衞侯曰可也衞車當其半五氏
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致禚媚杏于衞以三邑答謝衞侯
十年夏晉趙鞅圍衞報夷儀也前年齊爲衞後晉夷儀十三年春
齊侯衞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齊侯欲與衞侯乘
或告曰晉師至矣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
止

范中行亂晉

十有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郵良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午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郵
鄲叛郵良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

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范
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荀躒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
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簡子韓不信襄子魏曼多故五子謀將逐荀寅
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
射奔朝歌

齊衞謀救范中行與宋魯同謀此諸侯謀救范中行之始

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衞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衞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
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齊衛聯兵伐晉以救范中行

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事在定十三年

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晉趙鞅帥師取戚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以爲晉援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言伐衛者師師取戚以居蒯聵也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

而入遂居之

齊人輸粟於范中行鄭人送之晉趙鞅敗鄭師于戚經書

戚者鐵在戚城南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師師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過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檀晉國而滅其君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

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中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元年齊衛伐晉以救范氏鮮虞與焉故今圍戚而仍求援于鮮虞也前伐晉者衛孔圍戚者衛石曼姑其人異其事同則圍戚以救范氏明矣是時荊瞞在戚而齊衛圍之故有子圍父之說如其然則衛世子于鮮虞何與而齊衛爲之求援哉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巳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齊衛聯兵救范氏再圍五鹿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元年

圍五鹿以救邯鄲

四年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齊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元年伐晉者衛孔圍三年圍戚者衛石曼姑四年圍五鹿者衛寧跪皆救范氏也公穀二家不知其事之本末以爲圍戚乃子

圍父曷足信乎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卽三年圍戚者取邢任欒部逆時陰人孟壺曰　八邑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范中行之亂前後八年而後平　始于定十三年終于哀五年救之者齊衛鮮虞宋鄭魯而救之尤力者齊衛也

五年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趙鞅報伐衛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趙鞅報伐鮮虞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右趙鞅一伐衛一伐鮮虞皆以救范氏故

春秋東諸侯之黨齊衛爲魁桓三年齊侯衛侯結謀于瑣（瑣卽沙鹿之轉）傷天下之無王也定七年齊侯衛侯霸也由是齊衛聯兵伐晉一次五氏一次垂葭是時晉霸既衰諸侯叛晉而齊衛之邦交尤密故定十三年晉有范中行之亂齊衛會于牽于洮謀救范中行哀元年齊衛遂聯兵伐晉哀四年齊衛復聯兵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則齊衛之救范中行者不可謂不力矣獨哀三年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氏是時衛蒯聵在戚而齊衛圍之故公穀二傳以爲衛輒拒父而左氏不言傳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者晉之讐不服晉晉數伐之中山亦伐晉以報之故齊衛圍戚而求援焉則戚是時屬晉不屬衛也案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於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間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鄶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衛大子復伐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先是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故爲簡子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于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丘明鐵之戰實在

戚則戚是時仍屬晉矣哀元年夏齊衛救邯鄲圍五鹿以救邯鄲則三年齊衛圍戚救范氏也元年秋齊侯衛侯謀救范氏而會于乾侯魯之黨趙稷涉賓以邯鄲叛故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然則齊衛元年兩伐晉一圍五鹿一取棘蒲而中山及魯亦與焉至是齊衛復伐晉圍晉之戚而求援于中山乃救范氏非拒荀躒益信矣及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伐衛及中山於衛世子何與乎是時晉失諸侯而趙氏與范中行爭國各據邑以叛興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得失常參半見經前

若納戚後有圍戚之文又圍戚之師衛石曼姑也遂疑曼姑爲子圍父如其然則齊國夏何爲者哉四年國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于中山也人雖甚不省荀非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吾知其必不然矣杜預注左傳不詳考其事之始終本末又引公穀之說以亂之故自漢至今其義未明愚特備錄經傳於前復加詳說於後以辨羣儒之惑而待後之學者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而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者詳焉或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不知荀躒在戚歟抑明知之

而佯若不知歟曰非然也荀躒在晉不在戚也何以知荀躒在晉歟哀十六年荀躒自戚入于衛十七年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以此知荀躒在晉也哀二年趙鞅圍邯鄲荀躒亦必從之勇力持矛而爲趙鞅車右矣三年趙鞅圍邯鄲荀躒在晉不在戚又何疑且晉取戚而荀躒居之實趙鞅爲主故齊衛伐趙鞅而圍戚其事與其文甚明又何必嘵嘵焉復爲之辨哉

襄公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丈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亦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寅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據傳楚屈建與會而經書於會者是會也晉楚爲主故屈建雖不與於會而亦書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無大夫故稱人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

凡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齊本不與會焉得與盟宋爲地主與盟可知然則不與盟者乃邾滕也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邾私屬于齊滕私屬于宋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邾滕人之私屬故不與盟魯非人之私屬何敢視之季武子所以欲視邾滕者以邾滕既至必與盟故欲視之以輕其貢賦耳既而邾滕皆不與盟魯又安得視之哉　晉楚爭先欲爭先故衷甲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楚蔡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大夫于宋秋盟于宋宋爲地主魯往會之與盟者十國傳稱齊慶封帥慶公滕成公皆至而不序于會亦不與于盟是盟也晉楚二伯主盟中夏而諸侯之從者更相朝獨釋齊秦兩大國故齊慶封雖至而不序曹許之大夫拂人而不名邾滕尤微其君視至而會盟皆不與然則大國釋齊秦小國亦釋邾滕矣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豈邾滕非列國歟且曰邾滕人之私也春秋之滕薛小邾實私屬於齊宋故襄二年秋會于戚邾人至而滕薛小邾不至晉荀罃謂魯仲孫蔑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故是年冬復會于戚因知武子之言而滕薛小邾與齊崔杼偕至則滕薛小邾齊之私屬也而邾無聞焉定元年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我役也則滕薛小邾亦私屬於宋矣故宋之盟薛邾不至邾滕

雖至亦不登於會盟之列也哀七年公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
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邾賦六百乘君之
私則是春秋小國皆大國之私邾舊屬齊滕舊屬宋故齊宋請
邾滕請爲其屬猶魯之請屬鄫也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侯
不許孟獻子曰寡君願事君無失官命以鄫無賦於司馬故願
借助於鄫晉侯許之是以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諸
魯大夫焉既而以屬鄫爲不利故于是年秋戚之會鄫人在列
仍使鄫大夫聽命于會然則宋之會邾滕不與者明爲齊宋之
私屬而不復聽命于會矣絶小國于會而以爲己私自宋之盟
始又不請于君而出自大夫之命則是盟也大夫之私盟也安
得謂晉楚二伯主盟中夏哉故春秋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卑

之也且舉之也如從前目後凡之例則當書諸侯之大夫盟于
宋而再稱豹者豹若從季孫之言而視邾滕則大辱國矣故再
稱豹言其不辱君命也左傳以爲違命而舍族其不然乎晉楚
之成創自鍾儀繼之羅莘由是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
成至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是
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鄭伯如晉聽成春秋不書盟而書會
者言晉楚之成成于瑣澤之會也晉楚既成之後晉卻至如楚
聘楚公子罷亦如晉報聘而盟于赤棘魯不與故不書瑣澤之
會魯亦與焉晉楚之成實始于此既而有鄢陵之戰以敗其成
自此晉楚交爭幾無寧歲自成十六年至襄十一年前後十三
年而鄭始服楚不能爭晉楚之搆兵乃息及晉悼卒晉平立晉

霸益衰襄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鄭知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故不禦寇而楚師亦退宋向戌遂造爲弭兵之說告於晉楚及齊秦而會諸侯之大夫于宋於是有晉楚二伯之名而天下之兵亦少戢矣齊不與盟亦朝于晉襄二十八年是時諸侯猶未叛晉也晉楚爭先楚人衷甲以脅晉晉畏楚乃先楚人晉少懦矣焉能禁楚氛之甚惡乎左傳謂晉君有信故書先晉則似不然會盟序爵且先諸夏而後蠻夷假令楚有信又安得書先楚也穀梁謂豹云者恭也是則然矣而歸美於晉趙武其失與左氏同晉楚分爲二伯而大夫主盟不恭孰甚焉故春秋特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以此不然詳于會而略于盟可也又何必復書諸侯之大夫哉襄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于京城北又會于蕭魚皆不言諸侯自宋盟之後魯爲宗國宋爲上公皆往朝于楚供其貢職貢從其時命重其幣帛賀其福而弔其凶小國之君奔走于兩大國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敢憚勤勞事楚尤苦於事晉此春秋之一變也及楚康卒郟敖弒楚靈立昭之四年楚侯于晉晉許之而諸侯麇至由是會于申而伐吳滅賴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時晉平公卒昭公立晉失其霸坐視陳蔡之亾而不能救楚遂橫行而莫之禁此春秋之又一變也十三年楚靈弒于乾谿楚平立晉昭會諸侯于平丘而陳蔡復國實楚復之非晉之力二十六年楚平卒楚昭立三十年晉頃卒晉定立晉霸尤而楚亦衰吳遂興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晉分爲兩伯春秋于是乎遂終

祖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宋立厲公多責賂於鄭鄭不堪故不平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卽穀丘也句古侯反瀆音豆句瀆反爲穀故句瀆之丘卽穀丘反切之學實萌於此）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柏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是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等十六國諸侯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蔡昭公朝楚有美裘囊瓦求之不與爲是拘昭公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莫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案左傳吳伐楚末聞蔡爲前列也蔡侯歸自楚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於漢亦非河且誓不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案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似公羊未知其事也蔡請救于晉於是興師而救蔡殽梁傳同故不復錄

鄭厲立於宋莊宋多責賂於鄭故宋鄭不和魯桓欲平宋鄭而有寤王之會宋燕皆與又而北會宋而宋卒辭平故魯桓獨與鄭盟而戰于宋則是宋燕一黨魯鄭一黨也至明年公會紀鄭而及齊宋衛燕之師戰于紀則又齊宋衛燕爲一黨矣先是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宋與陳蔡本同盟之國故宋伐鄭而齊衛陳蔡從之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書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皋宋也何皋乎宋鄭之亂實宋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欲平之而終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且勝負亦未分焉至明年魯鄭與齊宋等戰于紀則魯鄭齊宋各行其意莫適爲主故戰而不地何謂各行其意欲襄紀者齊之意欲救紀者魯之意助齊而與鄭敵者

宋之意助魯而與宋敵者鄭之意故曰各行其意勝負雖分曲直未辨也至是宋復以四國諸侯伐鄭則曲全在宋惟宋獨行其意而已獨行其意者言非四國諸侯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舉宋云爾然則春秋戰伐而書以者皆以之者之舉歟曰非然也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可謂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乞師于楚明帥楚師者遂也而公以之伐齊取穀非所謂能左右之者歟故春秋獨舉以之者謂其借人之力以行其意又能左右之殘民之命逞己之私不仁甚矣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若夫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而救之者無舉可知然則何以不書救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

能行其意如定四年楚人圍蔡蔡方望救於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何舉之有焉吳之戰于柏舉也舍舟于淮濟漢而戰再戰于小別三戰于大別四戰于柏舉五戰于清發及雍澨而後及郢蔡雖與偕未聞與戰故曰不能左右之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各欲報其家之讐吳用其謀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使之疲於奔命以病之又使之無忌憚爲畏而避之而後以大師繼之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蔡又焉能行其意乎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舉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所以者既進之矣以之者無舉可知然則何以不書救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

吳大而蔡小蔡弱而吳强小能以大弱能以强義也惟柏舉之
義爲然既書以故不書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
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
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有如此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傳無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蔡一疑之也
察謂諸侯北杏之會不言諸侯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授之諸侯何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曰信
之也信其信仁其仁

右齊桓同盟二

文公文公十四年晉靈八年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鄭也

右晉靈同盟一盟主不與大夫主盟故序晉于末

宣公宣公十二年
晉景公三年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右大夫同盟時晉景爲盟主故書先晉

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先會後盟非一地也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先是許靈與鄭悼訟于楚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左傳爲歸汝陽之田故在前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右晉景同盟五其一大夫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時晉厲五年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十有七年夏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齊靈宋平衛獻曹成

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右晉厲同盟二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茂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邾宣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時宋有魚石之亂楚伐宋以助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鄭僖莒黎比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時周靈王新卽位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杞孝　小邾穆鄭簡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申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滕成杞孝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亳杜氏經文也服氏京公穀二家皆作京依從之

右晉悼同盟四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平　宋平　衛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曹武　杞文

左傳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賜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右晉平同盟一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昭齊景衛靈宋元鄭定曹武

莒著丘邾莊　滕悼　小邾穆子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薛獻　杞平

左傳晉成虎鄶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鄫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竝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齊人懼對曰敢不聽從邾莒悤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請君無勤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貢賦承貢賦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

右晉昭同盟一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禮皆亡

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苗以脩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苗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褥郎古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帶者車覆笭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帶代之遇會盟三者備見春秋而闕天子會諸侯之禮周官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惟大朝覲乃行之是爲大會同冢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說者遂謂春秋同盟猶古殷同而設方明於壇上其不然乎杜預謂服異謂之同亦非也僖四年齊桓合諸侯以

伐楚而楚服屈完遂及諸侯盟于召陵則是盟也楚服也獨非服異哉曷爲不言同然則同非服異信矣春秋前隱桓後定哀中夏無盟主故亦無同盟葢必有盟主而後有同盟也穀梁謂齊霸同盟者同尊周晉霸同盟者同外楚其說近是亦未盡然齊桓尊周莫盛於葵丘之盟明天子之五禁曷爲不言同公羊謂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時桓德未衰亦未聞諸侯之叛其言未可信也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愚謂同盟者同事同謀同功同慮而同政同禁必待天子施而發之春秋王室既卑其禮不行久矣葵丘之盟宰孔臨之傳言宰孔先歸在既盟之後則宰孔臨盟可知臨之以天子之宰而申五禁焉與天子殷同而發同禁何以別乎君子惡其無別也故不言同猶晉文踐土之盟王子虎臨之且在王庭故亦不言同以別于天子之殷同云爾召陵之盟楚人帖息而盟不言同者葢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然則同盟者同外楚歟是故宣十二年四國大夫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恤病者言爲楚所病則同救之討貳者言貳心於楚則同伐之同外楚也故雖大夫盟亦曰同盟其盟不信皆貶稱人襄二十七年九國大夫盟于宋其盟更甚於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當是時晉楚分爲兩伯猶後世南北兩朝北指南爲島夷南亦斥北爲索虜異俗異制異齊異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

觀晉楚之盟不言同則穀梁外楚之說益信春秋自僖以前及文襄之霸未有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者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文七年扈之盟始說見前自是後兩盟于扈皆晉靈主盟諸侯亦不序言晉無君趙盾獨爲政也惟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序而趙盾稱名大夫也而儼然爲盟主言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故亦稱同盟及宣二年盾弒靈公未聞諸侯之討而反託言孔子之褒遂有良大夫之目則春秋亂臣賊子接迹比肩于世君臣之大義不明蓋非一朝一夕矣僖十五年齊桓合諸侯盟于牡丘而諸侯先有散辭昭十三年晉昭合諸侯盟于平丘而諸侯皆有異志牡丘之盟不言同平丘之盟有異志而仍言同者晉霸雖衰諸侯猶同心外楚而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起而振之哉

言同案襄九年同盟于戲晉爲載書鄭公子騑趨進而更其辭則盟辭彼此各異矣易爲亦書同也啖助之說妄甚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就及之內之微者也何注魯不稱人者內辭宿公不出主名者主國與可知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桓公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趡公羊作公及穀梁作及左氏亦作及而俗本左氏春秋作公會後人亂之也學者觀傳自明不必復辨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葭之盟也此左氏傳中之經足
梁經文同
故從之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
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
左氏無曹伯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宋儒不信左傳
小白爲襄公子故有諱
公盟與仇爲昏之說
及諸子書而以
公羊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
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公穀二家經皆作公會獨左氏無公蓋闕文也杜
預因經文闕公妄爲之說不足與辨亦觀傳自明
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也卿不書辱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傳明言公
會則闕
文可知

文公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女栗頃王立故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己丑及邻黶盟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邻黶來聘且涖盟

襄公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是年秋季武子如衛報拜武子叔之聘且辭緩報也子叔孫剽來聘在元年而尋桓子之盟見前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亾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亾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十有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成盟于劉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傳不言盟地
右會盟不言公會公及十三條中有誤文一進之闕文
一翟泉之盟存疑一僖十六年幽之盟
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公亦不
言地君不與臣盟故不言公盟於國故不言地曷爲齊高傒宋
向戌獨言地高傒之盟在僖二十二年秋齊及宋陳伐我西鄙
在十九年冬左氏皆無傳莫知其見伐之由蓋是年秋齊宋盟
于鄄公子結亦與焉經稱媵陳人之婦則是盟非公命可知何
氏休謂鄄之盟齊宋欲謀伐魯事雖無據然自長勺乘丘以來
齊魯不和久矣莊公亦倔強不肯下齊未嘗一朝齊國至是而
齊與魯平齊桓欲親厚魯特遣貴大夫高傒來盟是時齊爲盟

主故不與之盟于國而特與之盟于防所以敬禮盟主故自盟
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而仍世爲甥舅則是盟也所以合兩
國之交成兩君之好故謹而書于策公羊謂不言公諱與大夫
盟失之矣不言公者春秋公與大夫盟之達例也何諱之有哉
宋爲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燔焉有喪拜焉亦以敬禮盟主
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傒宋向成獨言地隱元年及宋
人盟于宿襄十五年及向成盟于劉文無軒輊且宿之盟宋魯
始通劉之盟重尋舊好一也特以宋稱人而盟不日故穀梁謂
內外皆卑者宋稱人故外卑盟不日故內卑然則凡盟不言公
而公實與盟則不日亦春秋之達例歟成三年
及荀庚盟十一年及邻鄼盟齊與晉皆盟主也易爲或地或不

地高侯齊之上卿荀庚郤犨晉之下卿也雖皆盟主而禮有等差故或地或不地者以此儀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諸侯之卿視天子之士故稱人王子虎臨之故亦稱人僖公會之故書曰公會王人公穀二家經文及左氏傳文皆同獨左氏經文與傳互異不言公者蓋闕文也後世俗儒力攻左傳以爲尊經公穀二家經文炳然不以爲據反據左氏闕文而爲之說曰公會王人皆不言公乃引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以爲證矣之甚矣案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文十年頃王二年先是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衛來求金求金者猶求賻云爾由是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至是王使蘇子來盟于魯蓋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于列國春秋不

言蘇子來盟者爲天王諱也然則及蘇子盟于女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周也而魯以待齊宋者待周亦不能無辜焉公會王人禮也王人來盟于魯則冠履不分上下矣翟泉之盟猶可言也盟于女栗尚忍言哉故女栗之盟不言公諱之也說者乃以翟泉與女栗同科不亦妄乎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趡邾子克也嘗與隱公盟于蔑矣桓十五年邾儀父與牟葛來朝皆賤之而稱人明以夷狄待之公羊曰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及是復修蔑之好故既賤之於前而稱人仍進之於後而稱字蔑趡兩盟皆渝一日一不日穀梁謂渝盟不日非也蓋以趡之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故日則左氏經文之誤益信愚以左氏傳中之經正經文之誤非捨經而從傳實事求是正所以尊經後之學

者詳焉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始霸合八國之諸侯而魯獨使微者往會左氏無文杜預臆說不足信也穀梁謂北杏之會稱人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北杏稱人是齊侯宋公矣幽盟不言公公實在列或以爲公叛盟故諱不稱公異論紛然終無定論愚謂當以公羊經文爲正二傳無公亦闕文也公會諸侯不言公獨此一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說見前）

或問曰桓十七年楚之盟曷爲不言公春與鄫盟而秋伐鄫君子以公背盟爲已速矣故伐鄫亦言及而不言公所以譏公也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公與之盟曷爲不日諱與王人盟故不言公別于公與大夫盟故不書日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長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公穀二傳皆以意逆之故不錄　不知其事而不書

十年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書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經不備書
狄秦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下軍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二傳一曰敵一曰略亦似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三年左傳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孔疏桃林之塞在晉之南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之者以秦與東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術聘魯亦慮有變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

圖己故使守此阨
羣欲誘其衆往也

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立公子燮與子儀作亂子儀鬬克字 初鬬克
囚于秦事詳僖二十五年傳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故
作亂秦晉搆兵而秦合于楚共謀晉實自殺之戰始成十三
年晉厲公使呂相絶秦曰穆公郎楚謀我天誘其衷成
王陰命悉則臨克求成穆公
使之楚成被弒故謀不成

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
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
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二年春秦師伐晉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
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
焦夏晉趙盾救焦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
絳市六日而蘇

十有五年六月秦人伐晉經書六月下有秋字傳
補秋七月必有一誤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
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成公

二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晉伐齊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侵衞遂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秦實西戎之長未嘗侵伐東諸侯以晉爲之蔽也及殽之敗秦與楚合宣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至是楚又挾秦侵衞侵魯春秋不書使西楚合而晉霸少衰東諸侯靡然從之矣傳言畏晉而竊與楚盟非也諸侯皆畏楚豈畏晉哉公穀皆不知楚救齊而侵衞侵魯故不與之盟直以意說而已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左傳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洗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稱諸侯朝王明隔公師諸侯以朝王也自魯言之故曰公如京師不言朝而言如春秋達例說見第八卷或以爲慢是以朝王爲諸侯之恭其說悖矣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襄公

九年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經不書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夏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傳秦人侵晉經不書疑闕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楚不能救鄭而人伐晉而聲言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鄭服于晉故秦易秦故也

十二年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秦楚聯兵伐宋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秦楚結爲婚姻

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

棫林不穫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二十五年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皆在二十四年）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晉泣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傳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

謂之出奔（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先是秦晉修成至是秦鍼奔晉公羊以爲仕諸晉信矣）

定公

四年左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十一月庚辰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左傳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九月吳師敗楚師于雍滸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十月

楚子入于郢（文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不敢楚人謀徙都阪高當是時楚其危哉秦人助楚滅庸而楚復安至是吳人郢昭王奔隨楚已亡矣秦人救楚敗吳而

楚後國皆秦之大有造于楚者也

春秋大國晉楚齊秦東諸侯實賴晉爲之蔽也楚無大國之蔽故志在中原由近及遠先肆虐于陳蔡而鄭當其衝楚之虎視尤在鄭鄭服于楚東諸侯靡然從風楚遂橫行于中原而莫之能禁秦豈無中原之志哉秦所忌者惟晉春秋之全晉强戰國之三晉弱不足以當秦最近于秦秦饗食諸侯先自近始欲伐近而恐遠者救之故秦遠交齊楚近攻三晉三晉亡而齊楚舉之若拾遺矣晉所倚者亦惟秦故晉獻與秦穆結爲婚媾及晉獻死而夷齊卓子弒秦先納夷吾後納重耳重耳霸諸侯亦因秦之力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背晉而竊與鄭盟且戊鄭由是秦晉始有隙三十二年秦遂遣三帥襲鄭及其還也晉襄要而擊之喪師于殽秦晉遂成讐敵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于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乎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也惟二年晉人伐秦先且居爲帥而經不書謂之崇德春秋既人晉卿復人秦伯蓋交譏之又何德之崇而謂之崇德乎合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殺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

下可以敵晉者惟楚于是遣楚囚鬬克歸楚求成其謀伐晉始作秦晉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雖楚顓頊命厥謀未就然秦卒與楚成其後文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成二年晉與魯衞敗齊師于鞌秦人助楚救齊而侵衞侵魯遂與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春秋惟城濮之戰及溫之會秦人與焉昔晉合秦以敵楚今楚合秦以敵晉實因殽之役晉襄激之使然由是陽橋之役晉畏其衆而避之魯衞惴惴然從之益秦楚合而晉霸亦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公既與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牧聲其阜以討之于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我謂厲公非無道之主者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秦人爲之興師聲言救鄭而敗晉師于櫟由是秦楚邦交益密又重之以昏姻故秦人侵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晉人取鄭秦楚聯兵伐宋師于楊梁以報之而東諸侯宋衞魯咸被秦兵之酷烈豈非秦穆之詒謀也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于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左傳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見之故紀事皆實其論本于晉乘楚檮杌諸書而左氏取公及襄二十五年秦晉脩成二十七年晉楚分爲兩伯天下益少事晉霸雖衰而秦晉之搆兵亦息矣當是時楚弱吳強吳楚交爭中夏無盟主及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秦人救

楚而敗吳師昭王復國自是後秦不復見於春秋晉遂分裂爲
韓魏趙春秋一變爲戰國而秦愈强力戰而并天下天下號爲
虎狼秦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